

旅倦

著 昭 學 陳

行印局書光大海上

旅 倦

著 昭 學 陳

行 印 局 書 先 大 海 上

中華民國廿四年十月三版

定 價 大洋四角五分

減

著作者 陳 學 昭

出版者 大光書局

發行者 陳 荀 蘭

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

上海牯嶺路六十四號

大光書局總發行所
電話九三四五七號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自序

倦旅的初版，到如今相隔已有二三年了。因為我對於印刷，封面，校對上，及所用的紙張等稍有不滿之意，還引起了些小小的麻煩，我很欣幸於得着這個再版的機會，從此可以把先前的麻煩，一筆鉤消了！

幾年來雖然還是倦旅，可是，旅途畢竟是可愛呵！跋涉在煩雜的人間；種種醜惡與愚劣，奸凶，種種高潔，與奇異的偉大，雖然如池沼的清水與濁泥一樣，在所有的各個社會中都是緊貼在一起的。每在那個境地裏，在那樣情形之下，我時時的感念着『倦旅』了！固然是拙劣的幾筆，在我却不是不值得紀念的。

一九二九 一月六日 離鄉之前

目 次

第一

- 一 流浪生活之起始
- II Piano 的幸運
- II Take walk
- 四 側徑上的 Forget-me-not
- 五 多情伴我詠黃昏
- 六 使者
- 七 一篇歡迎詞
- 八 主簿山

電 氣

九 一家門口的約會

十 桃李園

十一 東下時

第二

一 生活如何才好

二 恐怖之夜

三 松江扁舟

四 她們的話

五 哭後

六 環龍公園的重遊

七 痘中

第三

一 遷移之一

二 同是天涯淪落人

三 『你是個利己主義者』

四 遷移之二

五 日暮鄉關何處是

六 你不憤誰會憤

七 遷移之三

八 遼遠的街燈

南　　譜

第四

- 一　二十年來曉寺情
- 二　一生好作名山遊
- 三　非人間
- 四　可憐我爲人在客
- 五　嘗試成功自古無
- 六　寸心常隨白鷗閒

第一

——無奈被他名利縛；無奈被他情慾攔——

『人生是人生，沒有其他的什麼。』年青的逸樵常常多疑地問着，又無疑地答着。

『人生是人生，沒有其他的什麼。』這一次真可問住了，——她自己，她沒有勇氣說這句自問自答的話了，怔怔地想着。

暑假期中的學校，彷彿是一個建築在梁上冬天的燕子窩，燕子已經南歸了，只剩着這空巢。這其間怎樣的淒涼與靜寂！然而逸樵却偏來填了這淒涼靜寂的境地。

這是在晚飯過後，校中同住的三四人，大概都外出散步去了，因為日間的談笑聲忽然沉默了。她呢，靠桌的椅上坐着，一手托着頸，呆呆地望着天邊的流雲。

室中的擺設，正和她的身心一樣，不安定的，沒有位置的，顯現得這不過是暫

時的，暫時的將就，如果我們願意詳細敍述一下，那也不十分費力的。譬如：牆角邊的網籃箱子，這些行李，不整齊的放着；靠窗口的桌子上，夾七夾八的堆了一案頭的書，室中央的方桌上，花瓶，杯子，……又雜亂無章的放了一桌，除此以外，那向西的一隻牀鋪，更是亂糟糟的。總之，從這些情形上看起來，我們不難發現，這是曾經過流浪生活的青年……

「母親呢，終歸是我唯一的母親；其他呢……本來是不關痛癢的。」她在呆望天邊流雲之際，忽然得到了這麼一個定理。同時她立刻閃映起生活中之一幕來了——在眼前。

一 流浪生活之起始

曾經有一個時候，她也如現在一樣……常常覺得這一切，竟沒有誰對她不是懷着惡意的，她是否定一切。一切都是虛偽，惟有自殺足以了却一切。她對於任何事

物的感情，不會增進，却容易退縮……四面八方的對待，便一日不如一日。若是別人要說她是喜新厭舊，不如說外界的對待迫使她這樣的。人類的本能原是喜新厭舊的啊！

在這時期內，偶然的送來了一個消息是：

『旼事尙好，雖覺途遠，弟不妨以另一態度處之。』

這一下，她又跑上流浪人的路徑去了。

一葉帆船，在嘉陵江——俗稱徽河——裏航着；經過八日的帆船生活，使她枯寂到了絕頂，一直自南星橋下船，至於三日夜，船出了江干，經過了嚴州……兩岸的高山矗立，水流瀑布的聲音潺潺，不知何處的鳥聲清麗，……萬紫千紅，碧綠青蒼，大地盡佈滿了有生氣的春色，千餘年前的子陵釣台，也彷彿是開了笑顏，欣欣然迎送這一班天涯行客。不過逸樵却躺在鋪位裏，向她的Dear——日記——訴苦：

『如果她們是愛我的，那麼就應該勸止我這次之行是不對的。她們期望我麼？

她們愛護我麼？他們關心我麼？是的，我不應當這樣的看待她們，她們待我僅僅是這樣，我應當目她們如破爛一樣：不是我的朋友，不是我的家族，她們與我僅僅是毫不生關係的一隻破爛，——破爛還不如的。我不應當這樣好的希望她們待我。』

這樣想時，她立刻又捨棄了一切……反泰然自若起來。這個情形，在她也不止一次二次了，每當苦痛絕了，悲哀極了的時候，倒反能自解自慰起來：『沒有人足以安慰我，我就自己安慰我自己好了。』——聯想特別迅速，稍有些悟心的人，當會這樣的。

八日夜的經過，彷彿是人的一生，夢幻一般去了來了，半夜的雷聲雨點，打在這停泊在江邊的船篷上，更激動起逸樵心的深處捲伏着的悲哀。覺得人生已是這麼浮萍浪花一樣的漂泊着，其間還要經過顛倒的一切，漂泊之中還要漂泊，大自然界的摧殘，疾風，猛雨，烈日，層冰，一把銳利的刀，已是拔出了鞘，架在頭上的了，還有什麼可以補救呢？——一切的命運……生之命運……死之命運……

淒風不住地吹着船帆，
急雨不住地打着船背，
漸漸，漸漸，點滴，點滴，
如此哀怨的歌曲呵，
敢是爲我悲悼？
爲我痛哭？

我願視來路，
又若是的隱約；
我瞻望前途，
又若是的渺茫。
唉！我的心呵，

將如何安放，

在這樣的旅途之上！

又夢一般的過了兩天，其間是經過了不盡的高山，不盡的森林，不盡的野花與蔓草，不盡的山泉，不盡的那東方朝陽，血輪一般的漸漸高升於雲際，透露於蒼蒼青山，茫茫碧水之間，無限的壯美，不盡的那西方晚霞，彩錦一樣縹渺的懶懶躺在碧天之上，無限的優美，不盡的海風吹着，激起不盡的波浪，發出那不盡的細碎的濤聲，與款乃的櫓聲，槳聲，拍船聲相響應，帆船儘是日出開行了，傍晚停止。

一個早晨，十時光景，船却停了，只聽到旅客們，水手們噪雜的笑聲與話聲。
『你爲什麼不上去走走？』船家的女孩兒掀動了帳子說着。她以微笑還答她，但是沒有上岸去。

『爲什麼此刻就停船了？』當船家的女孩兒在她面前走過的時候，她喊住了問她。『哦！你還沒有曉得麼？今天是清明節呢！』說時，她的兩手拍着，爛綬的天

真，在她歡樂中間流露了。「哦——」逸樵無聊賴地應了一聲，女孩兒也早走過了。午飯以後，她站立在船頭上，春光透進了這一葉的帆船裏，「這樣的景色呵，她不覺喊出：

船停時，

我立在船頭上閒望。

俯視——

流水滔滔地流動

浪花聚散不定；

仰望——

山峯層層地矗立，

森林廣漠無垠。

何處的浮雲動蕩，
何處的紙灰飄颻，
何處的柳堤桃林，
更何處遊人們——
在山脚下側逕上，
成羣結隊在閒行？

看呀：

盈尺的稻秧，
如鷺的細草，
黃花與青梅，
莫不是歌舞歡躍，

如此禮物，如此清麗的景象！

我的心沉醉了：

——綿紗——

像佇立在紫雲洞旁，
像在錢塘江邊眺望！

忽然間，

東風吹起我的蓬髮，
掠過眉頭，
一陣陣的春寒，
更撲進我的衣袖，
我覺醒了，